

# 满耳新蛩声

刘绍义

“促织甚微细，哀鸣何动人”，尽管杜甫写蟋蟀鸣叫的诗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我还是最喜欢白居易“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的诗句。小时候在老家的西窗下独坐，我也听到过蟋蟀的鸣叫，此起彼伏，温温柔柔，一点也不让人觉得烦躁。读白居易的诗，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蟋蟀既叫“促织”，也叫“蛩”，还有不少地方喊它“蚰蚰儿”，但我翻遍了很多典籍，都没有我家乡的“凸叉子”之称。找不到出处，我也不知道是哪三个字，只知道至今人去世了，还有人幽默地称他(她)听“凸叉子”叫去了。

其实，在田野里听蟋蟀叫必须是热天，因为天一凉，蟋蟀就“人宅入户”了，所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也。这也说明，蟋蟀是和“秋”密切相关的。蟋蟀年年准时鸣秋，古人闻蟋蟀声而知

秋至，上海人至今呼蟋蟀为秋虫。甲骨文的“秋”，完全是一副蟋蟀的模样，头有须，背有翅，身上还有两道环节花纹。

我第一次见到售蟋蟀，是在镇江的花鸟市场上，身边的镇江好友C君告诉我，江浙一带自古好斗蟋蟀。他的话好像让我看到了鲁迅在百草园捉蟋蟀的身影。至于给他父亲找的药引子，需要原配的蟋蟀，他大约也没找到过，不知道后来研究生物的三弟周建人，对大哥鲁迅的这篇文章作何感想，找几只原配的蟋蟀，是不是很难的事情。

江浙人好斗蟋蟀，C君不只是说说而已，他怕我不相信，就在书房翻出朱梅叔的《埋忧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孔庆裕的《扬州竹枝词》以及惺庵居士的《望江南百调》等等，为江浙人爱斗蟋蟀找到了理论根据。这里既有“扬州好，蟋蟀斗纷纷”的热闹，也有“蟋蟀声

中夜点兵，上场明日赌输赢”的赌戏。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赌博，它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麻将，为此还有不少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

玩虫玩到名典林立，大约也只有蟋蟀。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就曾经写过一部《促织经》，只可惜这部专门研究蟋蟀的名著失传了，我只在袁宏道的《促织志》中见过其部分内容。“尝观贾秋壑《促织经》，其略谓虫生于草土者其身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劣”。看样子，这个兵临城下还在玩蟋蟀的贾宰相，对蟋蟀还真有研究呀。

当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对玩蟋蟀的奢靡之风大加谴责，蒲松龄的《促织》就揭露了“促织之戏”给民间带来的灾难。当时的奢靡程度，我们从现在留下来的各种质地的“蟋蟀

盆”上也能看出一二。皇帝玩虫玩到痴迷，确实是有点过了。古代不但有“蟋蟀宰相”贾似道，还有“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这个皇帝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录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说朱瞻基“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就是取材于此。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闻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按照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里的这个说法，玩蟋蟀是从宫廷传入民间的，并不是从民间传入宫廷的。最早时，应该是哪个在田野或者农家生活过的妃妾思家心切，想以此解除念家之苦。而一念之间，让蟋蟀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 高原之光

蒋立祥 摄



## 南湖游船

风在湖边漫步  
撑篙的人半似收工  
蹲在船头，让一只游船  
在水中央锚定

七月，嘉兴的湖堤  
蝉鸣一阵比一阵稠密  
信念裹在其中  
热烈讨论着

最后一天的日程  
让十几个人的眼睛  
洞开了一个民族  
比黑夜更黑的命运

从此，一束光  
照进了华夏儿女的胸膛

九十多年了，水波荡漾  
像血脉搏动着游船  
一艘大船上的人  
接力 共同话梦话理想

石泽丰

## 异世花

范燕燕

傍晚我在小区里散步，发现春天里开成花楼的垂丝海棠已经缀满了紫色的浆果。有一朵意外地正在开放的花，虽然错过了开花季节，却依然优雅恬美地开着，从容大方，没有丝毫的扭捏。这个时段，院子里人气最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最多的是嬉戏的小孩子。

初夏，人们已经不再对过了花季的海棠树感兴趣了，因此，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深紫色浆果的“海洋”里，浮现出一朵淡粉色的小花。我想起《动物是否比我们想象的更聪

明》中提到了达尔文的“拟人论”，人根据人的特点来理解其他动物或非动物的事物，赋予它们人的思想、感情和智能。文中指出科学发现智能绝不仅仅存在于从前我们所认为的高级哺乳动物当中，而其存在的范围之广，渊源之深，远非人类所想象。我开始揣摩那迟开的花朵的心情。她是一个开在浆果和树叶的世界里的花，完全不同于其他的那些开在早春，长在赤条条树枝上的“姐妹们”。那些花朵在游人赞叹声和艳羡的目光里舒展着骄傲的身姿，

然后默默地变成喜人的果实，逐渐淡出人的视线。这迟开的花，开在满眼望到的累累果实和健硕的叶子之中，少了观光喝彩的游人。如果她是喜悦的，那她享受的是一种独处，从那绽开的样子看来，她是快乐的。

《大学》里讲，道无处不在。小小的花里，有花道。有花苞，有绽放的条件，花苞必定会绽放，不管到了什么季节。这让我想起了那朵被我的镜头捕捉到的，灿烂绽放定格成永恒的太阳花，开在百草凋零的十一月末。当所有的花朵都衰败，只剩下紫色的花秧子时，那朵金黄色的太阳花，就欢笑在凋败的背景里被我遇见。

我要追踪那朵迟开的海棠花，看她是否会结果实。但无论是否结果子，她当下快乐的绽放已经让有缘一见的我感动了。

在要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在想起什么题目呢？“迟开的花朵”显得太俗套。在敲击文字的选择中，发现了“异世”一词，感觉与迟开的花有缘。原来“异世”一词在谢灵运的《七里濑》一诗中用过：“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大意是，虽然人可以生在不同的时代，但志趣可以相同。用在这朵花上也可以说明，人与花草虽然是不同的生物种类，但却可以有共同的道。这朵花与凋谢的花，虽然开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世界里，仍然遵循相同的花道。如果早春繁花似锦

的花是骄傲的，这朵独自迟开的花也应该是骄傲的。无人赏识，却独自循着花道，恪守自己做花的本分的精神，愈加可贵

这一点，人应当向花学习。名与利的追逐会促进人类才能的发挥，也同样会阻碍才能的发展。有些不能给自己带来名与利的才能，或许被不知不觉地抑制而终生不得以发展。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作用下，如果人过于注重结果，那么有些人性里的花朵，就不能顺其自然地绽放，结果人这种高智能的动物，反而不如草芥更能享受生命里的自在。道里有生命，生命里有花开。命里有的，终究会有，只是要让生命在，为“有”凑足了条件。

**100种**  
**新颖宣传栏**

■ 1个起制作 ■

**超薄精致**  
**持久靓丽**

■ 更换画面灵活  
■ 提升宣传效果和品质

— 适用 —

办公室 会议室  
接待室 荣誉墙  
电梯间 走廊等

— 品种 —

镜面 磨砂 雅黑  
亮喷砂 香檳喷砂  
高光拉丝等

\*另有超薄灯箱供您选择

快行道广告制作部 010-51667918